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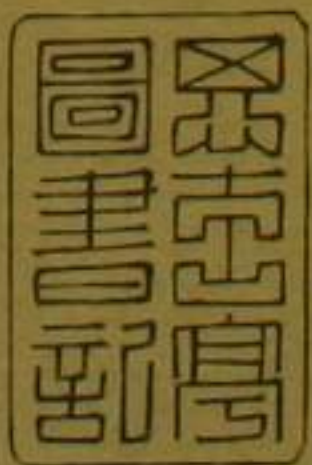
西鼻藥池元羽博甫氏著



正記略

附海勝院典

田玄亭藏





門凡呂3
號394
卷

三山紀略序



和紀工州多佳山水而熊野金

峰最著昔余嘗學於京師也近

畿諸曠時或探搜若二物之勝

固願一游然以其曠濶函深恐

廢日妨事未遑及焉而亦不屑

序



肩於此其心曰他日幸得所業
成緒首還鄉之途則當迂迴其
程涉歷二州遵海至攝州買舟
而西直劔首一呷耳何料邁一
疾有人誤傳其劇於鄉以貽二
親感馳書督歸甚急是以倉皇

治任而數不敢有所涉覽以淹
晷刻既迫而沈於臧勢不得越
疆出遊舌後得膺
幕辟非公事不得過六合川一
步拘束滋甚凡二物之遊永絕
望矣菊地博甫頃游熊聖其幽

巖峭壁泓溪浚壑凡神奇秀異
之區領覽殆遍作記一卷山情
水態條分而縷析之標曰三山
紀略携而示余且徵序熊野與
金峯相距不遠山勢聯屬唯隔
一水而遙峙以花海名熊野以

靈窟名其致雅異至超妙瓌詭
之觀名稱雖兄弟今讀斯卷覺
神秀之氣扶輿輪囷蓬勃逼人
可不出戶庭而盡其襟襟余於
三山若之在京師近而遠今之
在關左遠而近寓日期卷亦足

以酬宿志安得使博甫更得請
數句之告窮討金峯搗其落思
悔以見示則吾願畢矣姑若此
意贅請首簡

文化六年小除古賀樸書



三山記畧序



畫家摸山寫水遭其嶂巖之壘
樹石之蔚江海之渺卑者為蒼
所覆遐者為途所障或向背矣
趣險顯幽淑加之雲霞變幻雖
繁確之能乎常若其艱象之難

矣文人記錄錄遊精之繁冗可
敵粗之脫漏可惜對一卷觀一
句心賞有餘頌語不遠亦且屬
事涉齷俚則比辭失雅馴美
譽過富賤則實景終虛飾強
英俊之才子時憂其斯雨之難

矣難哉之不能吾筆盡吾
意曷得令驚人目憚於人心
乎噫畫與文皆假也將假字
真因不足棄造化自然之妙
有也頃男元習以三山記畧
請教余曰是乃難之又難也

夫態岳之據奇跋甲於寰宇
其遊也誰不仰羨之僮語之
所謂子巖競秀萬壑爭流八
字盡矣他腐語陳言重十百
徒污名山而已元習曰然則
廢之乎曰阮躡其膝睹其奇

豈可然之乎苟吐華
茹實以拙代雅姑記其不可
後者存以自娛之何難之
有巨海之一信猶或可歷人
之渴想也試示之未遊者余
則阮遊也也然余也以從

公駕故鞅嘗役，不遑寢食。
往返百斛，里量得片詞，隻句。
爾後偷閒，展紙命筆，恍如
解夢，不能復集思，徒貽恥山。
川之靈，豈謂之游可也乎。今
讀此記，俯仰之間，如再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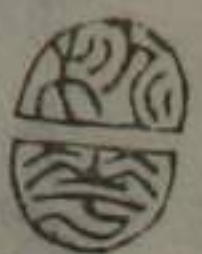
境，瞭然吾心，與吾目謀，而神
了解於內也。竟併彼能手
才子，所病與此。文巧拙難易
而皆忘焉。只喜爾愛日之解
業，資多老懶，卧遊年為書
簡端。

文化改元甲子秋日

衡嶽陳人識



桃華仙吏書



桃華仙吏書



松林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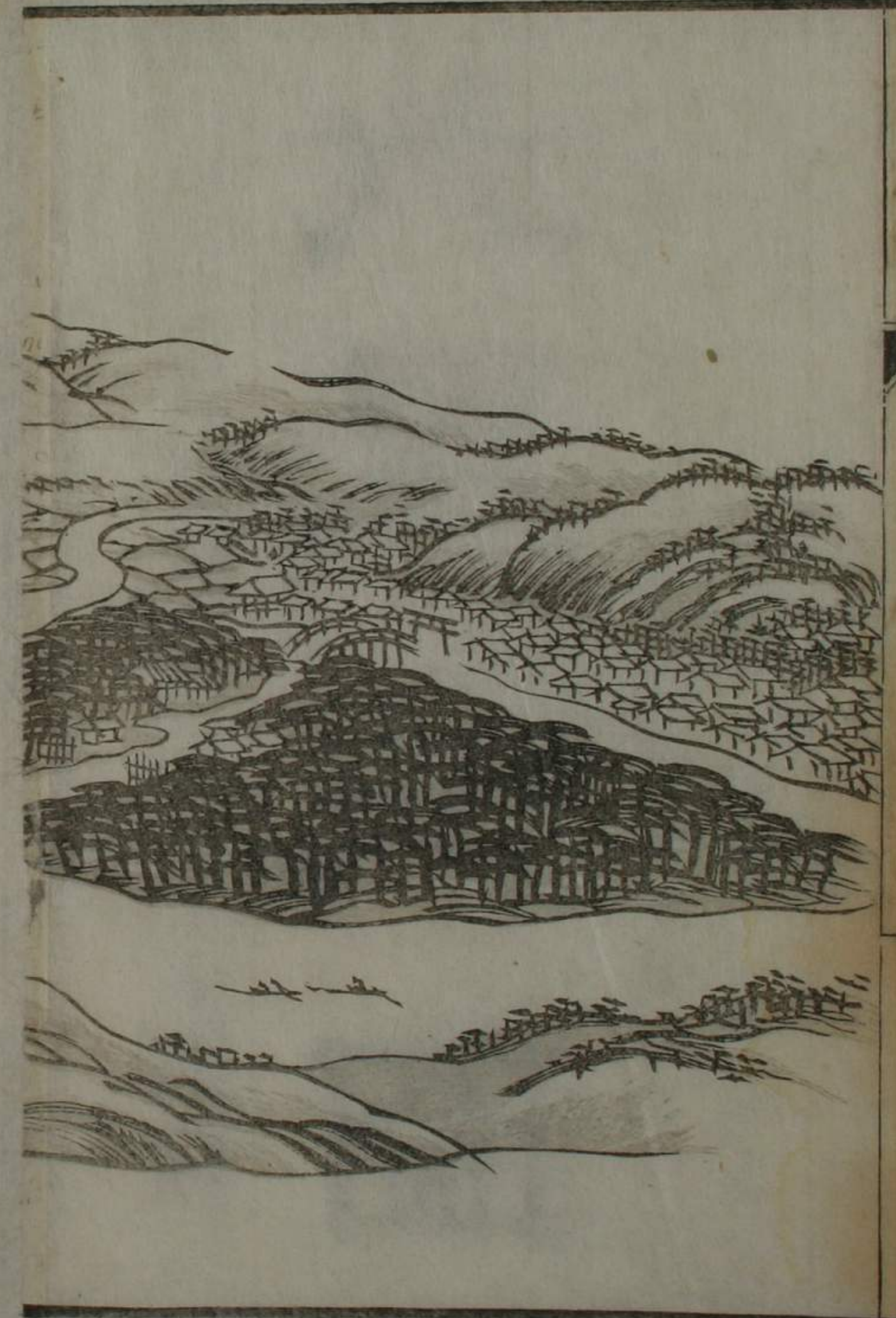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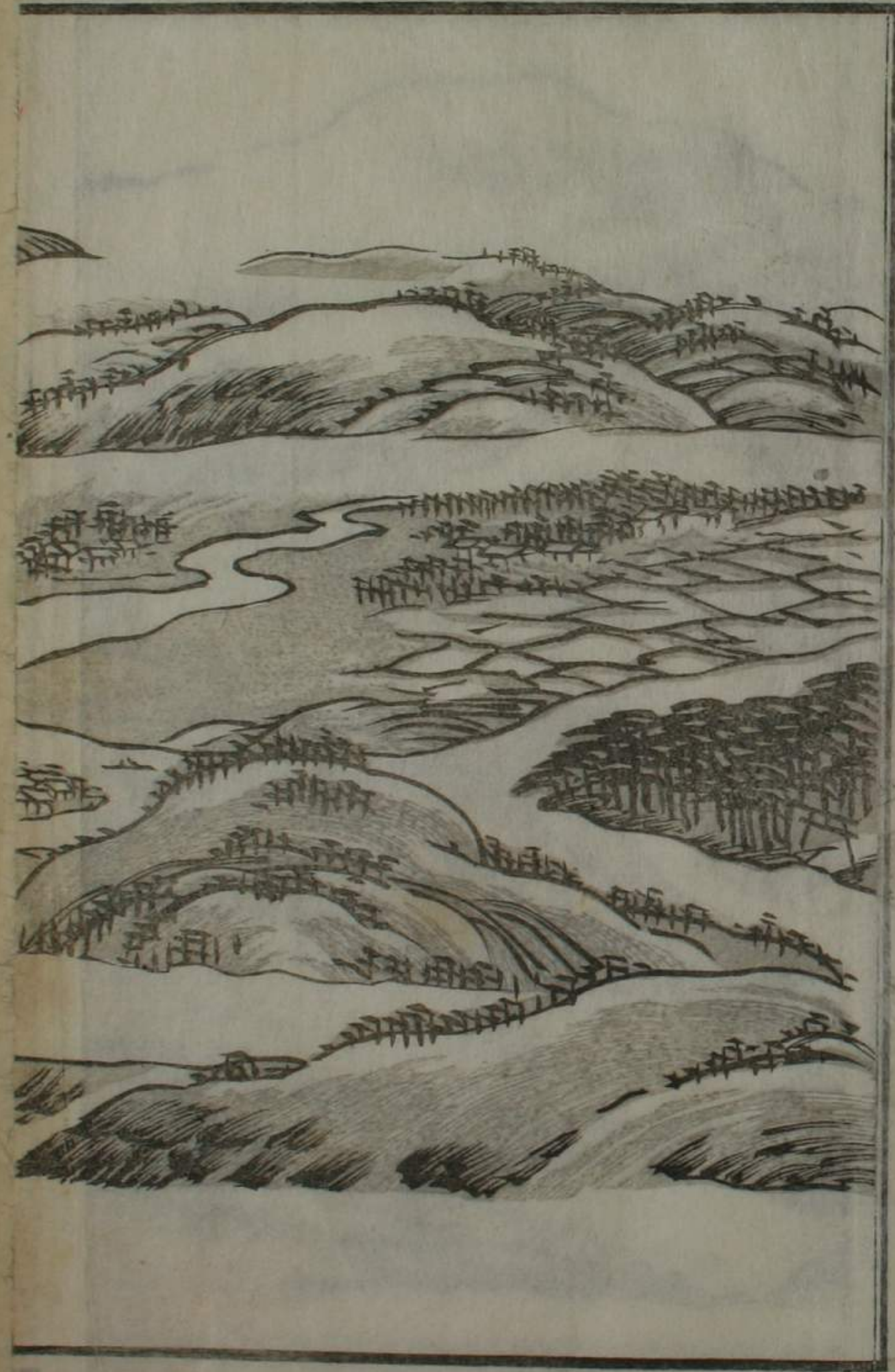
天下語瀑布以熊野那智山為第一矣余嘗按
其地觀瀑布實過所聞距今殆二十有餘年
每憶其奇觀宛在目睫偶應池敬所需援筆寫
其概千尋飛流固非尺幅寸毫之所盡焉觀者
窺其一斑而可也

天保十四年癸卯秋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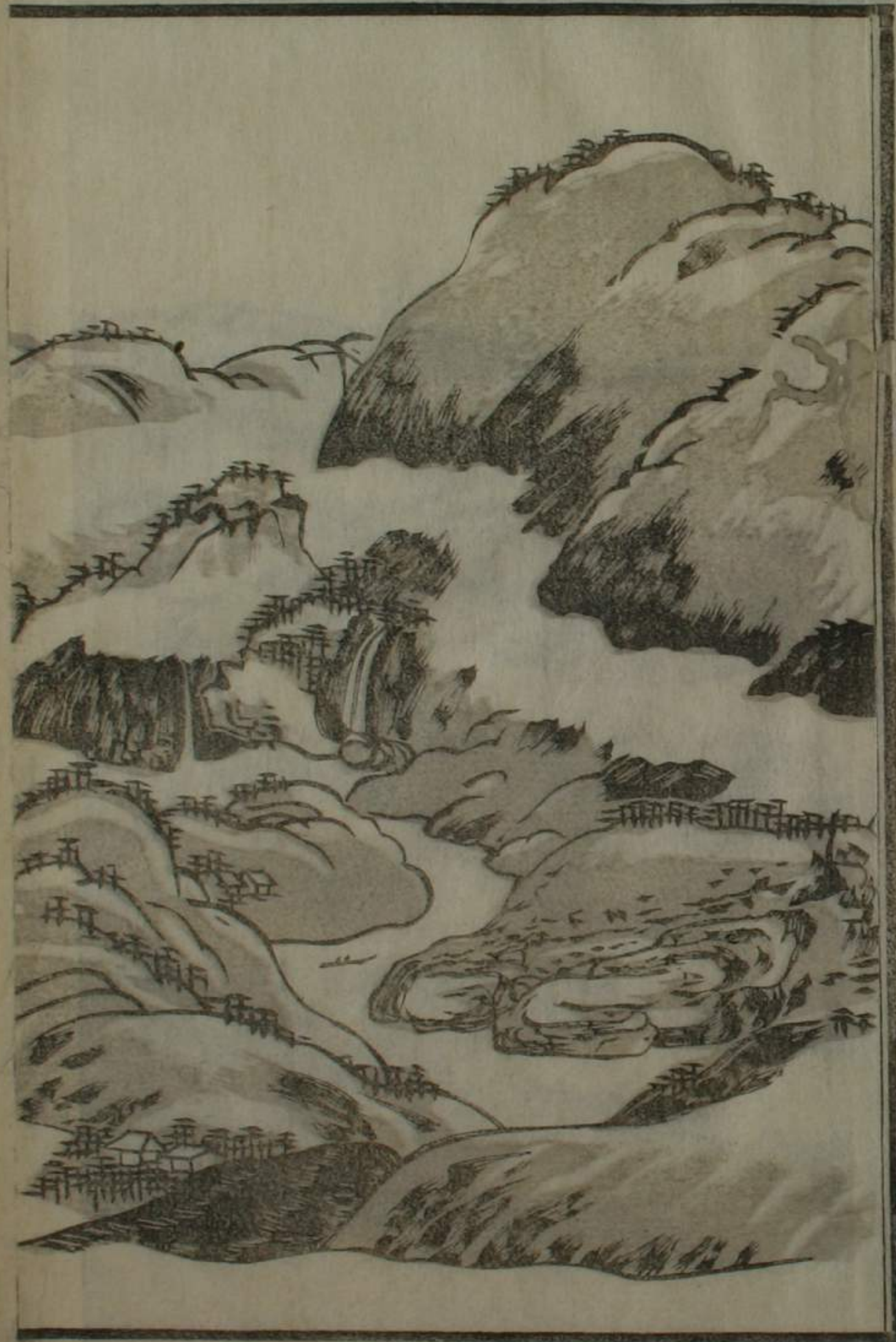
八十翁鷺湖源維誌畫并識



六里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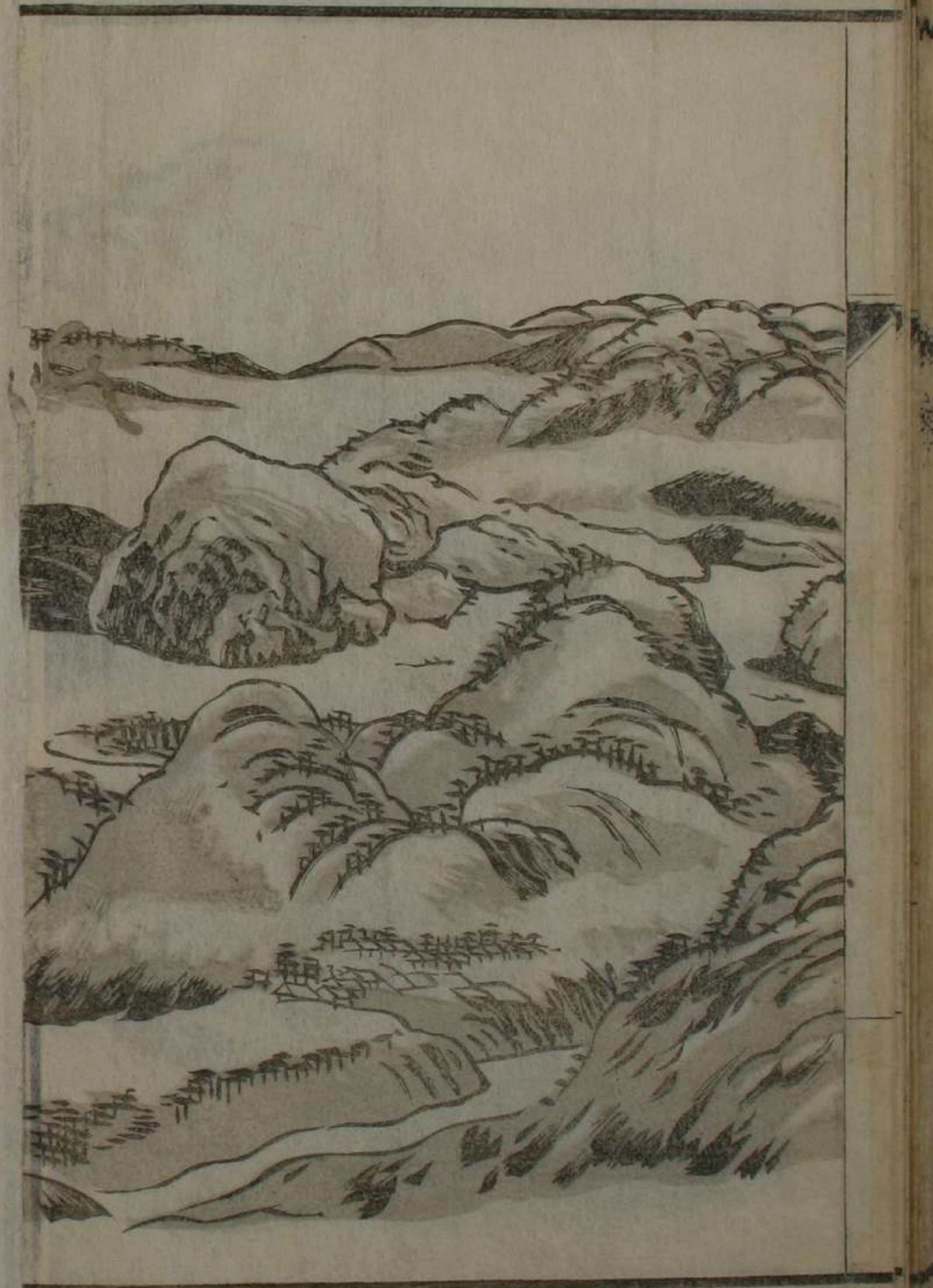








覽政西原
秋九月寫
德師真作
五泉印



態野山川之美甲于天下而九里峽為最
曩者子南池君遊茲土記其縞染者詳
矣谷文晁氏亦遊焉亦畫其勝染二子之
於九里峽也最為得意不與於是乎欲合
刻以貽同好屬序於余余因評之曰使斯
圖也不藉下峽之勢則其奔逸邁往未必
能如此也使斯文也非逆流而上熟覽精

察則其得寫固備未必能如此也蓋畫
以逆勝文以密勝二子一上一下所遇既然
公心与境會而應手若固當如此也昔
王右丞能詩善畫妙輞川圖古今傳以
稱後之美矣斯卷也各逞其所長而左
提右挈若若出一手公可不謂雙筆乎
雙筆美而合刻豈非古之所謂天生神

物終當合者耶

仁田好古識



家君在日謀合刻其九里峽記與谷文晁函請
序於仁井田南陽序成而刻未果而逝今斯卷
也收文晁氏畫則不能無感於昔日焉因併錄
舊序云

遷識

三山記畧

紀藩 菊池元習博甫著

熊野以靈區聞也舊矣。蓋紀之為州。分七郡。而牟婁
最大。西北際大嶺。東南濱于海。本新二宮與那智山
鼎峙。乎其奧。號曰熊野三山。三山去州府五十餘里。
其道路往還必經。奇勝頗多。而余在東都。弱冠已聞
其勝。而未得往遊焉。甲寅秋。我公畧地遵海。南到
熊野。遂有事于三山。因命有司。檢其耆老及力田孝

三山言
悌者。賜以錢帛耒耜等。家君適宦。從以董其事。余遙聞其盛舉。手舞足蹈。恨不能奮飛耳。丙辰三月。余始入紀。欲遊熊野。事故不果。今茲壬戌之夏。家君復陪駕到于紀。余亦從焉。會侍醫藤伯英。密英彥。兼良夫三子。將告暇。謁熊野神兼觀瀑布于那智山。要余與偕。於是余喜可知也。

叢州府至印南

四月二十八日黎明出郭門。至紀三井寺。三子尋至。杖屨飄然。遊興勃如。乃謝送徒而行。應黑江日方二

村。廬舍聯絡。農高頗富。過名高浦。路始崎嶇。藤白之山麓也。聞昔鈴木三郎重家產于此。其遠裔今尚存。云。路岐。左則藤白。右則冷水。有王子祠。是為熊野一之華表。三山險遠難到。古者以此祠為送拜之處云。是日將詣慶德山。乃右一徑縈山。其頂臨冷水浦。人家呼欲摩。遠眺則紀泉衆壑。環匝如假山。阿淡諸島。皆為庭池中物。時維麥秋。黃雲斷續。頂刺煙霧蒼然。乍晴乍陰。下抵浦。雨霏霏至。抵濱中。得慶德山。龍騰。鼎踞。峰秀苔深。萬松鬱茂。瑞氣氤氳。佳城名藍。不問

而可知也。乃入門內蕭灑。有寺曰長保。長保元年
一條帝所。勅建。自我龍公受封南州。遂為應世
公兆所在焉。始得望其廟貌。敬拜而退。將踰宮原
山。至有田。蓋間道也。土人猶畏其難。加以驟雨。從僕
皆痛。佐氣而上。仄徑無人跡。披榛莽。捫葛蘿。屢迷失
路。僅至其頂。則雲霧如晦。不辨崖谷。山風方厲。下前
溪。稍晴。路亦坦。樹皆橋柑。量以告云。綠葉素英。香氣
襲衣。不問而知為有田也。抵道邨。日已夕。渡有田川。
踰絲麻保津。宿湯淺村。翌過廣邑。至川瀨邨。上鹿脊

山。古松夾徑。右臨深溪。其徑紆回。六七十步為一盤。
每盤益大。凡三十盤而窮焉。其巔樹密。不能遠眺。為
之憮然。題詩而去。路漸下。過原音。原谷以南。山多楮
土。間有溪田茅舍。亭午至日高。渺然沃野。一望數里。
麥隴黃熟。自茨木村東過田間。有蛇塚。如女舊事。人
口所膾炙也。余笑謂同行曰。吾儕非狄梁公。豈避如
女之祠乎。過小松原。詣道成寺。門扁曰天音山。古招
提也。渡日高川。眺望頗佳。得鹽屋阪。西北比井埼。出
海數里。東南野島。薜浦等漁村。夕陽益佳。下海磯。過

三山詩集
山徑至于印南。山耕海漁。高賈亦雜居。

鉛山

鉛山之境。枕海被山。田疇闢焉。黎庶邑焉。往昔民以貢鉛為業。今以耕漁代之。俗稱湯崎。以地有溫泉也。遠近來浴者。四時不絕。六泉瀕海。曰館泉。曰濱泉。曰源泉。相去二三十步。西南依岸。而茅茨覆之者。曰碕泉。天然石槽。呀然如五石之瓠。泉從槽罅。涌溢而無硫黃臭。瑩然如盤。淡泉淺而濁。客或濯足耳。礦泉在東北巖下。潮撲涵室。余遊千疊巖。素聞其勝也。旅館

之南。得藥王堂。西越溪陟。密下則海澨。多怪石。大者可坐數百人。就視之。全巖如一大赭石。風雨所撲。朝夕所鑿。狀類龍首。頷下可避雨者。為龍口巖。雲紋芝形者。為芝雲巖。尤為魁奇。其餘翔擊擊攫。呀然森立。未有名號者。不可枚舉。會夕陽映射。風濤忽起。滄溟萬里。瞬息來去。如百千白馬。蹴雪而奔騰。餘勢壘巖。巖益奇。乃知木玄虛海賦。其言之不虛。觀海之壯。於是乎極矣。南崖石壁為磬者。十餘丈。磬有坑數處。云是金礦之舊也。潮來皆沒。導者曰。暮夜鸚鵡集坑間。

土人懸繩下崖。乘暗承之。聞者心悸。次日遊難渡。自
右岸下。步亂石間。左顧百武許。一巨巖屹立。中空如
洞。右入松林。踰小阜。廓然一境。對內灣。小嶼數四。突
出于其中。爭巖竒勝。白日已西。微風不搖。縠波自文。
隔岸諸山。蒼翠倚疊。皆倒影于煙波。夕陽之間。東北
見甲邊城於一帶。松汀外。左循岸行。巨石為門。高五
丈許。橫稱之。其左連丘。右礎沒海。既入門。數步。又得
一門。大如前。出則波上竒巖。名唐嶼。如垣如屏。有三
廳。布帆過其外者。宛然窓櫃中物。其巨可知也。日已

下。淹漉乃歸。路過七曠山下。白沙如雪。步步迷人。各
掬其沙。而還于旅寓。旅寓主人和佐氏名長。視南海
祇先生七境詩卷。詩竒拔。書亦遒勁。余曰。鉛山七境
之目。自昔有之乎。意者先生創之也。丹麓其山。錦繡
其林。文人之遊。往往皆然。卷尾云。享保十八年孟夏
下浣。去今已五十有餘年。其樂則同。不可及者。文耳。
廼書所得詩二首與之。所謂七境者。銀砂步。金液泉。
芝雲石。龍口巖。平草原。藥王林。行宮址。是也。相傳
齊明帝以下數。帝嘗浴於此。宮址尚存焉。蓋灘渡

以巧麗顯。千疊巖以奇雄勝。未能判優劣。此遊余等
得意甚。獨良夫得家書告故。令予而歸。風景亦為之
索然。初自印南浦。架船達鈇山。其舟中景勝不少。不
遑悉載焉。

踰富田山至安居邨

五月三日。辭鈇山。赴片田溪。昧爽命舟于津頭。津曰
無風。又有不知纜之稱。共取船行平穩之意云。望中
諸嶼有圓山。贅岸蒼涯。神島江津良。八百八洲等之
目。須臾達片田。潮通溪間。幽境可愛。舍舟過田間。揭

富田川。有村曰九十洞。有寺曰草堂。屢渡澗流。足指
漸仰。是為富田山。上里餘。至半嶺。東南連山重疊。西
顧則鈇山。昨遊之諸勝。歷歷可數。漸陟。層巒複嶂。無
復遠眺。降則山益深。樹益茂。綠霧四合。獼猴哀鳴。頗
動旅思。土人云。此山獼猴家多。或數百為群。能知雨
候。天陰必嘯。遂下溪底。水晶花滿徑。叢叢如雪。忽有
一泉。從右峯來灑。錯徑而流。左來右迴。或十步而揭。
或二十步而砥。凡揭澗流者。三十餘處。卒得石溪。溪
濶而洄。澗水至此。不復知其於之。意其為伏流乎。石

溪之徧。見茅茨麥隴。又多牧牛。近村皆以養犢為業。云。踰阪甚峻。下而得安居谷。投苴水生。生名昌哲。三世業鑿。與藤崗二子。共談家學。僮僕謹朴。款待可喜。是夜雨。

安居谷

安居谷。向背皆山。斜帶一川。有邨曰安居。曰寺山。曰中島。安居為大。僅八十家。二村各四之一耳。里正鈴木某來謁曰。邨在山麓。田固瘠薄。且乏水。特有一川。歷東北山間而來。近匝村外。然地高水卑。不可激行。

上流雖高。小山連亘。阻隔山趾。皆石壁。故不能得其灌溉也。他無泉脉。三村常苦旱。近與二三父老。請于官。欲鑿石壁。引上流。以為旱歲之利。經營四年于今。工未告竣也。願往觀之。余從之。並川行三百武許。得銀杏樹。扶疎隱然。翳之數十圍。自樹下右折。尚並川而行。稍入山間。左削山趾。作徑作溝。溝與徑曲折相隨。石角刺足。步步極難。如是者可五百武。得鑿口於左壁下。礦徒數人。據岨掩茅以居焉。里正曰。所謂上流為。此石壁所阻。故將通鑿。以注于溝。初計日用工

三山記
七人。三年可成。中間石骨甚堅。今此洞深八十餘步。奏功未可知。因令人執炬以照洞中。余雖未能審其地形。理或然。吁。民艱於稼穡。粒粒辛苦。有司必宜用心也。於是意倦。不欲復就來路。見小舟繫岸下。里正倩一樵夫棹之。石清水淺。紺碧澄瑩。兩岸山影可俯而拾。偶有子規啼。聲如裂竹。甚可人意。稍忘疲倦。還至銀杏樹下。步歸安居邨。有寺曰大圓。又有孝子祠。日暮不能探而止。

自佛嶺至古座浦

自富田南至新宮一路。稱曰大邊地。右海左山。每踰一嶺。必有港有浦。浦極而又得嶺。嶺舒而闊。則為川澤。為岡阜。為田疇。為村落。漸入佳境。應接不暇。自安居。言攀佛嶺。藤竹翳徑。少上忽復軒豁。東北隆然。形如帽。曰三前山。云其麓有三邨。三村仰山。無向背。南一峯頭尖。而如負瘤。曰病瘤峰。數百步。度連密岡。多松。近時所植。十年之利可謀也。既躡巔。里餘而下。其峽多巨石。多古松。處處揭澗流。得周參見浦。一島中立。無所倚。蒼蒼然。歷海門者。曰稻積山。土人云。海口

三山記畧
多暗礁。其大者為龜巖。若誤觸之。巨舩即破摧矣。踰一阜。道右有清人尤廷玉之墓。明和中福州高舩漂泊。商客十數名。廷玉其一也。病死。有司命葬焉。碑陰文祇園餐霞先生所書。又數里。其間島曰離。曰蝦。曰魚鷹。曰汐。吹曰白砂。嶮為馬轉。為注子。為輪深。道途往往見村婦束蕉蕪戴之頭上。雖兒女亦然。忽見不辨男女。又吹煙不用管。卷木葉代之。碎落光景可想也。得長柄嶺。一徑如面壁。猿貫上三百武。流汗洽背。喘氣薄喉。又少紆餘。則及巔。鳥道排虛。清飈吹袂。冷

然有真人御風之想。南望大洋。空水相涵。其在海灣。而如迎我揖者。為沖島。為黑島。為夷島。為繪洲。其餘見老津。江住。江田。數浦。潮觀岬等。洲齋砂尾。短長出沒。連綿乎數十里。通者戴青松。帶白砂。遠者觀霞插雲。愈出愈奇。譬之巧造。盆景者。將晶屑玉塊。布置羅列。瑠璃盃上也。又數百步。路漸下。得見老津。巨巖百尺。亭亭然高峙。為高閣者。夷島也。其下亂石為龜。為鼈。為蛟龍者。縱橫錯陳。乃跨其首。鞭其背。遂進升階。上有小祠。松蘿蔓翳。無他奇觀。不如遠望之為佳也。

又得江澄橋。橋頭望繪洲。乎蒼波之上。萬松連翠。丹
崖如霞。最綺最麗。洲於諸島。如揚太真為三千之冠
也。又下海巖間。晡時投江住浦。日夕猶望繪洲。令人
婉愛忘疲。明日戴星發。自卑浦經和深和差江。田田
并等數浦。踰一溪。取幽藹。多藥卉。往往見覆盆子百
合花蜀樹之屬。時聞清香。余屢入谷。覓幽蘭。不得而
止。午時抵在田浦。踰小山。下海所。奇石萬數。不可勝
記。其稍西屹如秃毫者。曰華島。東行百步。一巨巖塞
途。大數丈。其下缺為路。可通車馬。過之踈然。又歷二

阪。得一村。曰東雨。時微雨東來。偶副其名。得錦浦。浦
西傍山。北行數百步。山裂川出。已涉。崕徑如綫。側身
而陟。左肩摩壁。右趾臨淵。百步許。漸下東瀉。曰錦岫
浦。與錦浦相對。其間數里。抱海如湖。連嶠林薄。如隈
如塘。邨落點綴乎其際。紫翠映波。雲錦散文。錦岫之
名真不虛矣。得串本鄉。土潮觀岬。過橋柱浦。抵古座
浦而病。

潮觀岬

自串本鄉遙遷而上。數百武。其村曰上野。上野以南。

地漸纖脩。而一丘鬱然者。為潮觀岬。右有古神祠。過祠而少下。灌木夾徑。如馬鬣。碧崖千仞。潮汐所蕩擊也。超上馬頭。則大洋茫乎不辨天地。其東南別有潮頭一道。奔迅而來。勢如河決。衆濤自卷以避。似辟易者。余一覽爽然。還爾自失。土人曰。是黑潮也。其潮時亦上下。逆流向巽位者。為下潮。反之為上潮。大率上潮則寡。漁獲。下潮多。漁獲。其上下或三四年。或八九年。而一變焉。比年則上潮也。疇昔余遊于疊巖。以為極觀海之雄矣。今登此岬。非復尋常奇觀之可比。所

謂海之靈變。委輸廣大。包括乾坤。神之所宅也。吾藩封極南之地。窮於此矣。自此至那智。至新宮。皆東行云。

槁柱浦

自串本至古座。其浦曰槁柱。南如巨鼈負山。而逃任公之釣者。為大島。松樹蕭蕭。屋宇一簇。耕耨佃漁。民各安業。島與浦相距里餘。其間奇巖三十許。直立並植。矗矗出水者。曰槁柱巖。浦亦以此名焉。其巖形皆雄拔秀傑。大者數十仞。小者數丈。望之如巨靈架長

三山記卷一
槁而未竣功。其枯槪朽柱。列峙以存者。其名實不誣矣。觀者莫不吐舌歎奇。噫。上古之時。海中一帶連山。為洪濤狂波。所衝擊。嚙食。特存其骨者乎。將乘舟以遊。槁柱下。俄風伯動色。擢夫皆憚。乃循浦陸行。渡河而宿古座邑。是日重五。館人以蒲酒慰旅况。余問曰。聞古座川之上流有藍瀨邑。其地有大巖。貝原翁窮天下之奇勝。以此為海內第一之大巖云。距此幾里。館人曰。距此三里。其山原為一巨石。大不可知。蓋石山戴土者。故其上草樹蕃茂。唯嶮峭不可登耳。舟而

傷石以迴。殆里許。其平處壁立如削。縱七十仞。橫二百七十五步。無一縫罅。無一凹凸。其色灰黑。望之。巖齧子如鐵壁。實奇觀也。川流雖駛。小舟可以溯游也。乃約其游。翌有雨。遂不果而止。

泰地浦

六日衝雨發。將至泰地浦。適玉川生來投刺。其父灝齋先生隱于壑。好書博涉。嘗著日本通鑑二百餘卷。手寫一部。獻我公。今年七十。老益健云。輿夫在門。不遑緩語。匆匆謝去。此行也。藤岡二子。年皆六旬餘。

三山言
大率日在輿。余幸有勝具。每遇佳勝。輒不自覺山谷之險也。日從儻一名及導者。時先時後。或坐石哦詩。或班荆圖地形。甚適也。是日以雨故。余亦就籃輦。路稍東行。輦足依昂數里。其水過曰下田原。曰浦神。曰玉浦。浦產玉卵。色玄。或小或大。有銜乎石中者。有墜乎砂上者。好事者。往往得而翫之云。至下里浦。捨輿。簾笠行騰。數百步。過八咫鏡野。渡太田河。途見野老里婦。提竹籃。或小苞者。其中皆鯨肉也。問之。則曰。疇昔泰地浦。捕得二大鯨。踰二阪。下則泰地浦。其海面

乃捕鯨之處云。其邑人煙密稠。富饒。為海鄉之最。俗不事耕織。短綌不袴。以便涉游。至船主漁長。有鼎食之家云。邑著姓和田生出迓。同游未至。余先注觀浦。會漁人解鯨魚。已割肉。特餘頭顱。骨孔大甕。又傷在結茅。連巨竈。置大鍋。煎熬皮及骨。以取膏油。溝潦為殷。鮮腥成烟。所謂頭顱成嶽。流膏為淵。吾始知其非溢也。泰地岬出海里所。壤頗寬衍。有神祠。有燈臺。故俗又謂之燈明埼。又有望鯨樓一。舉火臺二。導者云。守者日在樓上。而候海門。見橫海之突兀。則煽煙于

三山詩卷
此若鯨西。則小煽于東。大煽于西。其東也反之。於是
漁者各于銘。以乘鵠船。其疾如飛箭。猶軍艦爭先
登也。或西刺。或東擲。或南張網於海面。一皆如約束。
凡捕鯨始于十月。至春三月而終。岬之右為神取琦。
與此相伯仲。左仰則妙峰。那智衆峯。岫乎雲際。黛
色千里。乍隱乍見。茫不可辨。時風烈濤起。雨師與海
若。進退鬪激。奇壯不可言。還而按和田生館。館頗宏
敞。酒饌亦具。和田氏之先。慶長中避亂于此。與其族
謀。遂以漁起家。主人年尚少。其祖父松翁頗讀書。有

雅韻。談稍熟。因出一石罍。以示曰。是昔年鯨肉中所
得之物也。或云為挹婁女真之物乎。觀之其實青黑。
長二寸有餘。形類我邦之鏃。蓋挹婁女真即古肅慎
氏之國也。其俗至今猶用石罍乎。書以俟博雅。又示
海鯨圖解曰。向所割之物。名曰末古。得此鯨。則必不
待三日而雨。意或避大洋風雨而來海口乎。或鼓海
氣以為雨乎。余觀其圖。讀其解。鯨形大同小異。黑肌
白文。眼細嘴長。合吻類鴨喙。頭顯半身。頭上皆有噴
水之孔。其大者如丘。長大與圓闊相。類止於六七

三山詩集
品。其所用勿論皮肉牙齒。乃至骨鯁鱗鬣諸筋腹之
屬。一無所棄。可謂漁利之大者矣。其明日阻風雨。午
稍晴。至向島。島距浦甚近。凡船工鍛冶之徒。皆居焉。
乃就觀捕鯨之具。其船取輕捷。制與常摸異。狹長尖
底。外繫以黑漆。而丹青龍蛇花卉之屬。用八櫓。可載
十餘人。其塘網一目六七尺。疎大恢恢。其所謂逆鬚
鎗頭者。凡八九。其小曰乙。曰早。曰角。曰中。又有如劍
者。有如戟者。有如屠刀者。皆其秘白幹。長丈餘。而繫
苧繩於柄端。繩之長短。幹之輕重。亦從之。又之小大。各

有制。別有巨叉。短柄重數十斤。命曰萬。漁者乘單舸。
凌駭浪擲之。以逞技。其勇可知也。嚮導者為語捕鯨
之始末。疊疊可聽。其言曰。漁人各有必長。其能投乙
叉者。高翻於天。倒刺于海。或及於二三十步。蓋捕鯨
之戶。古座三輪二浦。亦各為部。而此地為冠。若在兩
場見之。則先刺乙叉者。為幟。是為其部獲矣。其塘網
非所以罨之。施之海。塞其前面。則鯨猶豫不敢觸焉。
其用又自乙次第至於萬。又止矣。鯨固有強弱。或有
用數叉獲者。或有背數十叉逸者。若觸鱗尾一撥。則

三山記卷一
船忽粉齋。漁人遭其危。輒自投海。復乘他舟以為常也。嗚呼。漁人於海。未始見水者乎。觀已畢。右登高處。尊者指示曰。其簪而雄摯者。為鷲巢。孤松秀巖頭者。為千鳥松。某為刀灘。某為寺島。相傳平維盛潛匿于此。竟隱熊野山中。即今之小松。某清水。某實為其胤。皆藏平氏古兵器。其遠者為字久井。稍通而海為灣者。為勝浦。島之觀亦窮矣。又雨色歸館。館東十步為松翁居。石門頗奇。是其曩祖所鑿云。尊者名孫十次。和田氏同族也。翌猶雨。乃決策雨行。主人知其不可。

止。令懼夫議渡。云外浦未可渡也。森浦則可耳。復從其言。主人具輕捷船二艘。每船各八艙。破波駛快。逸興飛揚。所觀綠嶼奇巖。不可停瞬。食頃達勝浦。蓋去秦地浦四里。而去森浦二里。是以其奇勝僅得半也。大抵奇偉麗潤。可擬灘渡之諸嶼。而雄快過之。唯不見其晴景為憾耳。揭天滿河。經河關井關等村落。至那智山麓。

那智山

那智之山。結根雄偉。盤屈乎東西。膠葛乎南北。前對

妙法之巖。後據雲鳥之嶮。其頂為帽子巖。側有風穴。屏岩瓶石。劍澗等諸勝。而北巖壁為巨壑。壑中大巖。壁立。瀑布乃懸焉。望之三四里之外。如白虹之懸於雲端。初至其麓。曰市野。時雨始歇。雲霧逢濤。山容未了。既而度溪橋。過華表。滿山皆杉。森森摩天。濃翠欲滴。皆數百千年之物也。漸上峻。猛聲喧。振山谷間。問之曰。瀑聲隨風而至也。石磴萬級。得山門。門扁曰。日本第一大靈驗所八字。云是桓武帝所勅。賜二金剛像。高瘦古拙。僧雲慶所造。入門。上右崖。數

百步。有黃冠羽流家。乃投宿。法如精舍。歛霧未晴。惟聽瀑聲益吼。雷轟霆震。又如波濤之鴻洞。非嚮所聞之比也。余意興橫生。復欲往觀瀑布。同遊亦從。北行下崖。噴岫老杉。駢植夾徑。徑益下。樹益喬。瀑聲益猛。而谷稍稍闢。有佛堂及小亭。上亭仰瀑布。靄氣漸散。別壁千仞。赭綠相交。如一片石。無有縫罅。同遊一口。絕叫稱快。徐望若蜿蜒。子白龍下於雲間。定視則紛紛乎若亂綿。霏霏乎為飛玉。少選滂沛瀆薄。銀浪奔注。莫可名狀也。自余出州府。山行海宿。旬有餘日。峯

三山言身
懸之挺聳。島嶼之清麗。無不駭目。然未嘗得一懸泉也。既觀此瀑布。而益知造物者含畜變幻。不可思議矣。吾十年之夢想。渙然冰釋。薄暮還精舍。尚與同遊。稱其竒壯不置也。翌日天晴。復往益極其竒。隔壁三十步許。植杖臨溪。瞻仰崖上。十仞之樹如箸。其高不可測。水霧沾衣。清冷徹骨。令人心神爽快。不知倦矣。朝昏已高。割愛而去。遂謁十二所神廟。廟在半嶺。連崑環焉。繚垣周焉。丹畫雖漫漶。盛飾尚可觀。側有大悲閣及鐘樓。莊嚴亦具。傳者曰。在昔仁德帝時。神

放異光於山東。帝勅祀立廟于此。因一踰光峯。又花山法皇嘗駐蹕三年。其宮址尚存山上。故稱御山。白河帝亦有祭瀑布之事。實是仙區神臬。而帝王舊蹟矣。又聞額上猶有瀑布數仞數丈者。同遊憚嶮。余亦不敢強。何則我輩於山水。深搜遠窮。或後所得不及前所得。興盡意倦而後敗者。往往有之。况乃一朝得遂十年之志願。吾不欲貪多於今日之遊也。蓋吾藩稱多名山水。而無如牟婁。舉牟婁之勝。那智山瀑布最為竒絕。凡山不帶水。則雖有勝猶不漁人。水不

據山則滾滾長流耳。二者相待而后能擅其美也。夫那智之勝。若山若水。幽邃宏大。可謂備矣。

自妙法山至木本浦

從那智神廟後。上蹊百步。有二路。一北至雲鳥。其一西南迂上里餘。達妙法山。妙法與那智異稱。而其實一脉也。此遊以觀瀑布為主。既窮其奇。未能屬餐。心猶在背後。忽有先登踞石呼快哉者。余知其語聲為英彥。喜躍就之。則那智峰巒盡為金碧。瀑布與日華相照。光彩爛然。如積雪映朝陽而崩頽。但見其狀不

聞其響。可知相隔之遠也。而其大依然。與嚮所仰觀不異。余益嘆壯大。既得阿彌陀寺。松蘿覆門。苔蘚埋徑。堂中安古佛。有僧守之。又有洪鐘。近時所鑄。無足記也。皆曰。妙法無奇。寺門之南。漸下百武許。得一平崗。眼境豁然。牟婁數十里。山河島嶼。靡迤重疊。綿絡環匝。悉現杖屨之下。如佛所謂在兜率天宮諦觀下界。余於是始知妙法果有奇矣。盤桓多時。製一幅圖。收之。東下峻阪。蹊不可止。左得銅山。多舊礦。鐵砂銅石。錯落于徑。土人云。是為長野之山。四十年前猶出

銅工賈相雜。廬舍鱗次。今則寥寥三戶耳。又經渚林。字久井。佐野。三輪崎。數里抵新宮。新宮即水野大夫所邑也。過其野。入其市。望其城。亦紀南一都會也。是日伯英先擇逆旅。吾就休焉。翌日昧且并。新宮祠。將詣花窟。北行離邑。過河。行堤上里餘。又渡河者三。曰湊。曰市水。曰志原。得有馬村。忽見一山突起於松林西。同門皆駭。即花窟巖也。其巖南面立。綠樹植于巖。斧劈斑斑。淺而不透。從三四十仞。巒亦稱焉。一巖北向對立。大居其半。窟不立神廟。唯建華表。令人自起。

敬二巖間。如行斷崖。如入巨窟。書記所載。葬伊斐冊尊之處是也。故事祭神必以花。花窟之名其因此乎。穿出東。則巖形愈大。其背北旋。漸為土山。望之亦猶漆城蕩蕩不可登也。余見奇巖已夥。未有如斯偉傑者也。東北道于海濱。石數丈者。往往而在。濱盡得水本村。阡陌稍廣。市街相通。亦一富鄉也。里長來見。乃問以近縣之勝。曰近而土人歌口者。為產田神祠。為有馬城壘。在海者。為魔島。為鬼城。凡熊野中稱古址廢墟者。其時世綿邈。多不可詳。稍遠為大馬嶺。其

三山言夏
山有鸚鵡石。其傍諸山。產蘭及藥草。仙茅最多。又生
一種臭艸。近時識者目以為菖也。余忽憶家君愛蘭
之事。蓋吾家所養數種。其青莖魚魷。金陵邊青紫。寒
蘭者。皆此山中所產云。里長曰。山谷雖多蘭。至其佳
種。非入穹谷深林。則難得。乃贈以一草曰。比入馬嶺
所得者。為鷄尾蘭。其葉狀副名。細莖小白花。亦蘭之
種類也。余復齋歸。獻之。公所以充藥。故之種。其餘
呈之家君。明日雨甚。一行就輿。取原路。還新宮。晚逆
旅主人乞書。伯英書草行大字。余則筆小詩二三首。

併與之。邇近金叔狀。叔狀名良顯。邑之老儒也。蓋其
五在祖。自朝鮮歸化云。

熊野河

熊野河一稱九里峽。其源出大和七八里而入紀。浸
巴淵。無音。出田。二水亦會于此。奔流漸壯。又四里而
與北山河合。南走蛇淵。其勢益大。竟為新宮河。東注
于海。十二日將溯峽。賃船二隻於新宮城下。其一我
輩三人。提壺觴茶具。乘之。其一僕從行李。舟子各二
人。挽百丈者。凡六人。昨雨河水洪。午始得上船。碧添

三山言畧
湯湯涼飈吹面。兩岸松蘿。落影可拾。東壁先竒。引一
蓋迎之。至檜枝村。挽行者喚邨夫相代。蓋峽上村村。
今界。迤代為後云。忽見輕煙映山翠。云造炭處。杜宇
一聲。飛過前峰。仰見之。已失雲際。我江都之居。盛夏
厭此鳥之喧。容遊千里。偶聽之。始覺惹旅情。行不能
三里。而泊大蟠蛇淵。竒巖出焉。又有白絲泉。纖纖可
愛。峽西之村曰淺里。其境幽寂。岡巒四合。草樹際天。
東坡所謂如大環者也。民可百家。居于環中。乃土所
投宿農家。亭憑爽塏。村中桑麻田園。一覽無遮隱。此

夜風月清涼。峯峩愈高。潺湲愈響。皆喜出於意外。質
明還上舩。解纜中流。滌釜烹茗。清香爽然。未知與中
冷水何如耳。忽驚左崖巔巖。昂然皆為異狀。舩少轉。
奔流自右匯注。得飛雪泉。飛灑亂石。望之如柳絮翻
溪。群鷺集崖間。自是二里許。兩岸屈曲。壁立斗絕。潭
淵湛碧。亦時為灘。其灘多暗石。川路屢如竅。而又通。
余誦李青蓮荆門剡中諸什。以賞其竒。舟子指右峰
云。是為龍門。為仙人林。又稱飛鉢。昔者有泉岳上人
者。隱此山中。天子嘉其道。屢徵不出。今踰其地。曰

三山言畧
宣使返所。漸過其峯下。水霧俄合。蓬窗朦朧。是時百丈過葦石間。唯聞簌簌汰舟聲。左崖望蔡泉。霧猶隱半。頃刻散而為一帶白雲。上遮岬隩。紫翠間日光少。漏霞彩霏霏。來撲眉睫。又得飛瀑者。左右各二。有走下岩罅者。有迸灑古松梢者。有吐為三級者。又為素練者。舟中抵掌稱快。水聲鏗然。四山皆鳴。不啻笙簧鼓節。耳目應酬不暇。既而兩岬稍闢。躑躅花盛開。紅綠縫崑隙。左嶺竒峻。又得小懸泉。不讓前所見。過和氣村。暎日稍升。船漸北嚮。左山本熊城。日足等村落。

右楊枝邨。平遠為濱。竹樹葭葦。蒼翠彌望。至此萬頃汪汪。空濶洶湧。即北山河所注合也。船揚帆。尚用百丈。北滙遠望九十村。折而左。見廬舍于垂楊之際。為川合村。挽行里餘。得一攢峰。名撞水山。崖下綠樹鬱蔥。一大竒石。突然橫出。形如纒軸。船循左辟而避之。得敷屋邨。皆松巒。前嶺際。見樵徑。見茅舍。皆有畫意。疆數疋。石淺湍急。舟行太難。時見下峽之舟。如鳧鷖逐魚之狀。將及高山村。激水嚙洲盡。挽夫縮百丈。上船。撒帆回篙。屢湖屢流。戛石衝瀨。而始穩。復得挽路。

于尤崖。過筌川邨。是為巴淵。少右轉。則本宮廟背岸也。上陸日已埔。夫峽中山暉川媚。鮮麗多趣。灑落有韻。譬之畫。即南北合派妙處。石峻法。樹點式。泉經嶂峯之位置。亦無不悉具。益悟古人以造化為藁本之意矣。若夫世俗之所艷稱。浮屠達摩。洪鐘屠刀。肉著。俎。肝骨等諸巖。余則無取焉。

二宮

詣新宮後五日。謁本宮。蓋二宮祭天七地五諸神也。其廟皆立之山下。華表一。樓門三。禮殿一。宮祠十二。

雜舍數十。周以丹垣。其正殿共向異位。棟楹之刻畫。梁栴之輪奐。庭壇之高廣。亦皆相如。大率延袤三百餘步。前是明和庚寅之冬。本宮災。爾後假廟以安神。比年經營成。復舊觀。佻如方成。奕奕日新。今茲秋九月。將有遷宮之禮。藩士熊澤友之。以司農屬宦。來幹土木之事。故得聞其詳焉。考記。崇神帝五十五年。戊子創本宮。景行帝五十八年。戊辰建新宮。那智山有廟。則少後焉。而地城市邨落。被以二宮之名。若曰本宮。邑新宮城是也。余登神倉山。觀飛鳥河。寶徐

三山言畧
福祠。皆詩以記之。蓋徐福入海求蓬萊。遂留熊野。口
碑必傳舊矣。不但我邦稱之也。歐陽公有句曰。徐福
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又僧絕海曾入明。太
祖問徐福之事。荅以詩。亦可以證矣。

湯峰

湯峯在無音里西。有寺曰東光。其傍客舍皆矮陋。廬
于凸凹間。有二溫泉。其一出自精舍園中。一則湧於
西塔下窪處。晨昏升煙若發蒸甑。崖畔為二室。高者
注之。低者激之。以灌其室。湯極熱。野菜豆麥。浸之皆

可煑也。故浴者和水始得入。麻痺脚弱尤有驗云。留
宿二夜。步月浴泉。旅懷為暢。

還州府

朝辭湯峯還本宮村。北行可二百步。而左折。雲氣出
岫。暗澹如霧。細路一條迴山腰。路轉而攀峻阪。下深
谷者二。踰三越嶺。得湯川邨。循川行。仄路益陘隘。荏
樾益茂密。溪多七葉樹。大者殆百圍。又上一巖。喬木
千尋。蟠鬱凌雲。茅茨一字。是為崑神。蓋山中多神宇。
一村一祠。凡稱王子祠者。九十有九。是亦其一云。余

時憊。乃憇其廡下。援筆題曰。茅茨不伐。土階三尺。惟神所棲。冥冥赫赫。書罷而下谷。又直上自前面。遂踰頂。歷熊瀨。小廣二山。宿近露村。夜雨寒如冬。明發渡溪流。登相坂。行度山脊。病雲滿目。宛如曉雪新晴。余竒之。植杖凝矚。山日漸升。一二峯巒。隱顯乎英英之中。須臾蓬然消散。則亂峰百千。如濤頭。尊者指示西北嶺云。某位為龍神。某位為高野。為無果芝川。而鍛川路皆下。數里上。沙見嶺。蓋自新宮。歷本宮。至田邊山。行數日程。是稱中邊地。歸者至此。而始望海。行者

過。以不復觀海。故沙見之勝最顯云。又歷三柘萬呂等里落。遂達田邊。田邊者土腴民饒。安藤大夫所邑也。邑多木工。其製器材咸用七葉樹。素質可愛。他州所少也。又有古屋谷。谷中產竒石。大小皆具峯巒之狀。可為盆甌或硯山。但其拔俗者難多得。又有鬻璣貝者。竒品百餘種。皆海濱所產云。其明自南部過千里浦。浦國風所詠也。又徑岩白切目等村落。至印南浦。復故路。宿鳳谷。翌歸府。與藤岡二子謁官長。各還舍。余則拜家君。時衆容滿座。琴酒相歡。留府五日。告

暇東歸。以五月二十四日發。拜別家君於官舍。蓋以家君之歸在明春。公駕述職之時也。此行也。過京攝。歷江濃。入信躡木曾。出上毛。六月九日得還家。有人曾說天下之嶮。曰信之木曾猶易。紀之熊野則實嶮焉。余今而知其言不誣也。蓋余遊至木本浦而止。聞其東北猶二十里。以達於勢。其鄉大者曰尾鷲。曰長島。其嶮曰八木山。曰大杉山。曰大臺山。以翰屏於紀西北堺云。吾友呂隆年以官事屢抵熊野。嘗語余曰。遊者多自州府。越中邊地。至于本宮。而新宮而那

智歷大邊地而還。夫下峽舟疾易失其奇。且海濱背南。則諸勝咸屬左顧。不如反之而逆行順還也。余乃從其言。故得盡其奇勝。記以告後遊者焉。
享和二年壬戌秋九月記

男 遷編次

孫 純校字

先考此記精里言賀翁序之術殺祖考亦有題辭遷嘗欲梓之不果已而先考捐館舍遷葬家居刺職今已四十餘年矣而未嘗不耿耿于懷也容歲壬寅春從公駕至紀二子能敏從焉敏解後素因欲使退先考游蹤寫其勝聚有事不果時老公在西濱別館一日拜謁焉老公談次及三山之事退而進覽此記老公惜其委于蠹魚辱賜剞劂之資恩命優渥感喜交集乃如校讐將授剞劂氏但敏未能寫真以合刻是為遺憾耳藩士驚湖翁嘗遊三山寫其真以秘篋中因乞其圖中那智瀑泉者俗刻之嗚呼老公恩眷之懇遷不肖曷以得之先考而有知亦應拜賜於九原翁先考從弟善西年已八十健筆不衰云

天保癸卯蒲月

男

遷謹識

肅

孫泰定敬書

